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二回 愛才郎小鳳施情

詞曰：調寄《如夢令》 舉世曾無月旦，紅顏忽爾相看。未聽簫聲轉，飛鳳何生庭院？眷戀眷戀，辜負東鄰一面！

卻說，富公買了刁仁夫妻在家，甚是得意。你道刁仁是什麼樣人？原來是山東紅花鋪人，世開旅店，他父親叫刁鱷、其母張氏，姿色平常，專在店中牽雲布雨，勾搭那些來往的騾夫，都到他店裡下，所以他的買賣，比別家更鬧熱幾倍。只是暗中來，明中去，一生以賭為命，所以掙來掙去，還是一雙空手。他父母死後，仍習舊業。邢氏亦傳了婆婆的衣鉢，只因他的姿色比婆婆更高幾分，所以刁仁只許他招接來往之客，不許他勾搭騾夫，這就是他之營某（謀）。正是：

青出於藍，強宗勝祖。

卻說刁仁平日愛賭，除了賭之外，件件刻剝，件件要占些相應。倘見了人的，不拘大小物件，他心愛了，便千方百計，定要弄到手才快活。又能陽施詭佞，陰布牢籠，專交結匪類，損人利己，奸盜詐偽，件件俱全。若論他的做人，正是：

謂他狼虎而不足，加之蛇蠍則有餘。

誰知這刁仁，真是小人中之窮凶極惡也，一生並無心腹，拚得喪了廉恥，壞了良心也。掙了數百兩家當，不想一年前，店中下了兩個客，見他有兩匹馬，囊中有物，遂令邢氏把兩人都勾上了。一住數日，殊不知那兩人是做響馬的，在道上劫了一伙行客，走到這裡來的，卻被巡捕追來，見二人可疑，盤問住了，送到郟城縣審究起來。二人一口招承官司，波及到刁仁身上來，他只得買上使下去料理。還虧了兩個賊有良心，止供與他妻子有染，不過在他家花些銀子是真，那打劫的事，實不知情的。官府處央分上說明，才開斷了他。〔事情〕雖完，奈囊中已蕩然矣。在本地又羞又氣，住不得了，遂挈家搬至揚州，希圖捱在妹子身邊。不想妹子死了，弄得進退兩難，卻得富公買了他。

閒話休提。原來買刁仁這一日，適值鍾倬然往鄉間舅舅宋武城家去了，隔了兩日回來，方才知。富公叫刁仁叩見姑爺，倬然將他仔細一相，但見他容貌有異，生得：

蛇頭鼠眼，面似橘皮，鷹嘴鼻，連腮胡；滿面兇惡之不好看，開口！淡之甘如蜜。

倬然又詢知他是山東人，心中有〔些〕不然，直到晚與丈人、丈母吃酒之際，對富公道：「小婿看那刁仁，一股凶氣，狀貌猙獰，必非良善之流。即他妻子，亦不像良家體格，況又是外省人，未知來歷。若依愚見，此人不可收用他！」正是：

雖然無妄之失，難免莫大之禍。

富公道：「賢婿休疑，此人貌惡慈善，言語井井〔有條〕，〔事〕事周到，盡可用得，且並不較身價，看來是個忠厚〔之〕人。」倬然道：「越發可疑了。既要賣身，豈有不論身價！原其胸中，不過急欲投主，看來此人，像犯事在逃，欲借鄉紳門戶為護身之符的。不可不慮！自古道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小婿所疑，未必億中。然而將來，定是個壞事之徒。就棄了幾兩身價事小。」富公道：「你休過慮，斷無此事。」倬然覺丈人執意如此，料不可強，就不說了。不想正說間，卻好邢氏抱了鶴仙，正走到轉彎處，聽見倬然說他丈夫，便立住了，聽得細詳。次日偷空出來，告訴了丈夫。

逢人祇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莫道隔牆無耳聽，須知窗外豈無人？

刁仁自此就把倬然懷恨在心，這且慢提。

卻說刁仁之女，名喚小鳳姐，年已一十五歲，生得容貌美麗，亦且心靈智巧，從小見父母所作之事，大有不然之意。常常浩歎，無可如何，只得付之。時已情竇大開，自從見了鍾姑爺，少年標緻！他竟萌了一段顧盼的念頭。幾番對了倬然頻送秋波，輕談挑！。那知倬然是個正氣的人，竟不放在心上，然也有三分覺察，自此過了年餘光景。正是：

落花雖有意，流水卻無情。

卻說倬然是個肯讀書的，只在書房睡得多。忽然一夜在書房中讀書，正值更闌，只見小鳳手中拿一幅紙走進房來。倬然問道：「你來此何干？」小鳳笑吟吟答道：「昨日我父親買了一幅美人圖，我看畫得好，心甚愛他，欲求姑爺替我題一首詩在上邊，我貼在那裡也好看。」倬然生平酷喜做詩的，聽見求他做詩，便說道：「與我看看，若果然畫得好，我方替你題詩。」遂接過來，展開一看，果然畫得雅淡輕教，娉婷韻致，有臨風欲舞之態。細看了一會，也不覺詩興勃然，遂援筆書一律於上。詩曰：

幾番私欲問羅敷，嬌怯天然倩若扶，

坐久或嫌天日永，夜深可畏月明孤。

感懷留戀真還假，笑我相看是也無，

恐化彩雲飛去遠，叮嚀靜鎖漢宮圖。

寫完，即遞與小鳳道：「你拿去罷。」小鳳道：「我不識字，姑爺將上面的詩句，說與我聽聽。」倬然道：「這妮子也混帳，你出去，讓我讀書。」小鳳道：「你一年不說，我一年不去！」一隻手輕輕搭在倬然手上，把身子漸漸的倒近身來。倬然忙把他推開，道：「恐怕你父母尋你，快快去罷！」小鳳道：「我父親今早，老爺差往瓜州去了，今晚不回的。我母親，方才老爺叫抱了公子，到奶奶房中去了。」倬然道：「你是個閨女家，黃昏深夜在此，就是小廝們看見也不雅，快出去。」小鳳道：「他們都出去睡了，就見了我，也是一家人，有何妨礙？我定要你講完了才去。」倬然被他纏不過，只得把詩中之意，講了一遍。小鳳笑嘻嘻的道：「你原來是個口是心非的假志誠，我看你日常見了女人，頭也不回，眼也不舉，今見了這幅畫的死美人，尚且這般贊他、愛他，若見活的，豈有反不愛之理？可見是假志誠麼！」倬然道：「贊他則有之，我愛他則甚？」小鳳道：「你欺我不識字麼？我卻理會得。你說道，恐化彩雲飛去遠，這是無計留他，恐他飛麼！是愛得他緊的意思。」倬然道：「這是你的畫，我替你贊他，非是有心之談。」小鳳道：「畫是我的，詩是你的，發於心，現於詞，心裡有，口裡才說得出。況且我是個女子，你替我愛他做什麼？還有一個證見，待我一發再講明了，使你無詞以辯。那第一句，我雖不知羅敷是什麼，是否是個人，但你說問他，想來自然是人了。那幾番私欲問五個字，豈是無心之談！既說無心，何必幾番私欲問他！我這一說，是也不是？可沒得說了麼。」倬然道：「你要我替你題畫，我不過見景生情，就畫說畫，怎麼你這丫頭，說這一片牽枝帶葉、以假為真的話來！快些出去，莫在此混罷。」小鳳道：「你不要厭我，還有一句話，請問了就去。」倬然道：「還有甚話？」小鳳道：「那感懷留戀真還假這兩句，只怕他的留戀是真，你的相看是假，你若果有真心相看，他豈有不真心留戀你的！」倬然見他借畫推敲，語中寓意，心下明白。只是拿定主意，因說道：「憑他真也罷，假也罷，在我總屬無心。如今說完了，可速去罷，我也要睡了。」小鳳道：「姑爺且莫睡，我來的時節，烹了一壺茶在爐上，我去取來，送與姑爺吃罷。」倬然道：「這倒使得！」小鳳拿著畫出去了。倬然見他已去，暗自想道：

「這丫頭盡是可笑，亦且靈巧之極，可惜他父母又非其人，看他光景，明明有顧盼之意，故將美人畫如題。只是我讀書君子，從來不作鑽窺行徑，亦且此女還是個處子，斷乎不可。我想古人柳下惠坐懷不亂，魯男子閉戶不納，我豈肯如此！只作如響似響。」正想間，小鳳捧了一壺茶來，斟上一杯，遞與倬然。倬然接了道：「我吃便了，今已夜深，你進去罷。」小鳳此時也不則聲，一徑走到牀上倒下。倬然叫他起來，小鳳道：「待我略睡一睡去。」倬然倒著了急，只得走近身去扯他，他趁勢搭住倬然的手。倬然道：「小鳳姐，你起來，我實話對你說。你的美意，我已領略。人非草木，豈得無情！但我讀書君子，自幼守先人規戒，從不敢萌一點邪心，壞人閨閣。況你舉止不群，日後自有好配偶，你斷不可作此想。」小鳳聽了並不則聲，忽然掉下淚來，倬然倒吃了一驚。問他為何？小鳳只是哭，便不回答。倬然怕人聽見，只得把衣袂「住了他，問之再四，方才住淚。說道：「妾年尚幼，豈敢無恥，作

淫奔之行！蓋有苦衷存焉。」倬然道：「有何苦衷。」小鳳道：「不瞞姑爺說，我雖不知書識字，然天理人情，也還明白。我父母所為背理，以至離鄉背井，我屢屢勸阻，反遭嚴責。今年在飯店中，又發不仁之心，講定了一百兩銀子，要賣我為娼，我發極了，要上吊投河，方才罷了。總之我父母一生，以財為命，不顧理義良心，如此父母，我想終沒有好結果的。因見姑爺翩翩雅度，年少高才，故爾久懷妄想。然妾下人，豈敢言及其他，只求收作一婢，趨侍房幃，足了素志矣！實為終身之願也。倘若失身匪類，有屈無伸，出於萬不得已，不惜自薦之羞，望姑爺見憐！」正是：

淑女從來願好逑，風流人盡說河洲。

佳人私盟配才子，免使深閨歎白頭。

倬然聽了這一席話，不覺慘然起來，說道：「以汝之態度，聰慧兼有，此苦衷我豈不愛憐你！但我尋思，你父母乃我岳父家人，我不得而主之者，況你尚屬閨娃，若圖一時之歡，不能了你終身，置為牆花路柳，則於情有虧。若必謀汝列之小星，則我實難啟齒。勸你只是息了此念，我心領你的高情，倘你日後嫁非其偶，待我對老爺說了，與你覓一佳配。」小鳳只是哭個不住。倬然弄得沒了法，暗想：「我且許了他，哄得他起身再處。」遂對他說道：「你且莫哭，我不是拒絕你。所慮者，我不便親自告訴老爺耳。既承你的美情，待我慢慢央個朋友轉達，必要委曲圖成，定不負你便了。恐你母親尋你，我送你出去罷。」小鳳信以為真，方才收了淚，回嗔作喜道：「既蒙金諾，便是我終身得所了。但姑爺不可負了今宵之約！」說罷起身，倬然送他至門邊，小鳳推住了：「不要你送，姑爺請轉，千萬不可負約！」竟自冉冉而去。這叫做：

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心戀落花。

又有詩一首，單道鍾倬然的志誠處：

貪花愛色天下有，拒絕風流世間無。

莫道鍾生情意薄，一片冰心在玉壺。

評：

從古只有一個柳下惠坐懷不亂，若魯男子便無此力量。所以風月之中，堅拒戶外之女而不約了。小鳳之下顧，乃上門買賣，鍾生卻之不受，真耶，偽耶？我則未敢遽信也！